

词汇学理论与应用

(六)

《词汇学理论与应用》编委会 编



2012年·北京

编委会:(按姓氏音序排列)

曹 炜 苏宝荣 苏新春

徐祖友 周洪波 周 荐

执行编委:曹 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词汇学理论与应用.6/《词汇学理论与应用》编委会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ISBN 978-7-100-09298-2

I.①词… II.①词… III.①汉语—词汇学—文集
IV.①H13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55903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CÍHUÌXUÉ LİLÜN Yǔ YìNGYÒNG

词汇学理论与应用

(六)

《词汇学理论与应用》编委会 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9298-2

2012 年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12 年 月北京第 次印刷

印张

定价:

元

目 录

论汉语词汇的多元系统	李如龙(1)
新词个体和世界整体	孙彩惠 张志毅(18)
语素义、整体结构与复合词的词义	苏宝荣 马英新(29)
论词义的两形态——对 20 世纪汉语词义学领域一些理论 分歧的新审视	曹 炜(37)
叹词形式要素的职能分化	马清华(50)
“被”字结构与“被”的词缀化倾向	杨同用(64)
与词缀有关的问题	杨锡彭(73)
缩略形成的单音词素及其构词意义	王卫峰(83)
西学东渐与汉语词汇演化的价值取向探论	徐时仪(96)
词义构成视角下的当代汉语词义演变类型研究	郭伏良 白云霜(112)
基于语料库的成语语义考察及新义位的确立	宋贝贝 刘燕燕 王强军(122)
“望文生义”及其他	刘冬青(140)
网络词语的地位和价值	余桂林(153)

2 词汇学理论与应用(六)

中古汉语词义探索(二则)	董志翹	赵家栋(164)
“屯春”词族考论		周光庆(175)
浅谈《周易》词语研究的几个原则	党怀兴	王娅维(186)
汉语义位“腿”“脚”古今南北比较研究	解海江	章黎平(199)
甲骨文“伐”“遣”“得”的动词义位归纳		王晓鹏(214)
连词“无论”形成发展的历时考察		匡鹏飞(234)
“见外”的词汇化		张云峰(250)
位序调查法与学习性字表		苏新春(262)
汉语词典的词性标注及其相关问题		周 荐(282)
新词语编年本的收词和词典编纂		李智初(299)
后记		(309)

论汉语词汇的多元系统

厦门大学 李如龙

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周祖谟就指出,词汇是成系统的,并说:“词汇的系统性主要体现在词汇中的基本词汇和一般词汇在构词和词义之间的联系。”^①1961 年,黄景欣作过进一步的阐述:“一种语言的词汇是由该种语言的一系列具有一定形式、意义和功能特征的互相对应、互相制约的词汇单位构成的完整体系。”^②后来,关于词汇的系统 and 语法的系统有何异同,从各个角度研究词汇系统的越来越多,有些方面已经研究得相当深入。但是,词汇有哪些系统,为什么是多元的系统,各种系统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研究词汇的多元系统有哪些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似乎还缺乏完整而深入的表述。本文就这些问题提出一些看法求正于方家。

词汇的多元系统究竟包括哪些系统呢?按重要性的不同可以列述以下八项。

一 词汇的构成系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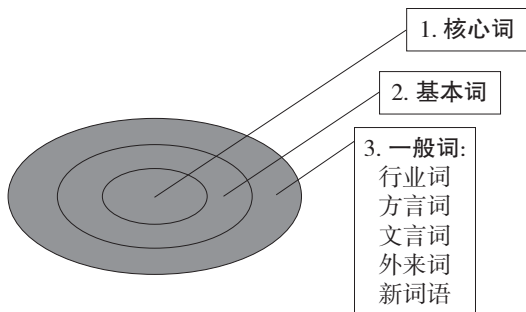
如上文所引,周祖谟说的词汇的系统性主要体现在基本词汇和一般词汇的联系。后来的许多研究又从基本词里分出核心词,在一般词汇里则分出行业词、方言词、文言词、外来词、新造词等小类。

关于基本词汇的特征,一般理解为稳定性、全民性、能产性。

2 词汇学理论与应用(六)

所谓稳定性是在历代相承中较少变异。所谓全民性是全社会普遍通行,而一般词汇中的行业词通行于一定行业,方言词通行于一定地域,文言词通行于某些书面语,外来词和新词在未普及时也只能局部通行。所谓能产性是具有派生和组合新词语的能力。从主要方面来说,用这三点来概括基本词汇的特征,大体是够用了。若要全面理解,则常用性和原生性也是不能忽视的。通常把常用性归入全民性这个特征,确实,在全社会普遍通行的总是较为常用的,但事实上,全民通行的词也还有些并不一定常用。例如基本方位词中的“北、旁、左右、内外”,使用频率并不高,人体名称“骨头、屁股、肚子”在2008年语言生活中出现频度就很低。所谓原生性就是孙常叙所说的“非依存性”。基本词汇是人们认知世界时最先造出来的词,而不是由其他词分解或合成或比附、类推而来的,正因为这个特点,它往往可以用来解释其他词语,在辞书里用作“元语言”。

核心词是词汇的最小内核,往往是最早出现,表示人类生活中最重要的概念,也是最常用的原始词。基本词和一般词大多是由核心词衍生而来的。核心词、基本词和一般词是一个同心圆的结构系统。如下图:



核心词、基本词和一般词的关系图

应该指出的是,这个同心圆的各个环之间并没有断然的界线,而是一种连续系统,核心词、基本词、一般词之间有时并不能确切地划开。用来区分的标准之间也会有相互抵牾的现象。

随着社会生活的演变,核心词、基本词也会发生变动,各类一般词更是处在急剧变化之中。有的早先的核心词被替换而转用于语素或退居文言词。如:视→看,闻→听,食→吃,行→走,立→站;有的新词、方言词、行业词甚至外来词也会上升为基本词。如:政治、经济、电子、股票、山寨、搞、帅,等等。

但是从总的趋势说,核心词、基本词和一般词之间是存在着明显的衍生关系的。正是这种衍生关系成了贯穿几个同心圆的轴心。词汇多层系统中的这个轴心,从理论上说是研究认知过程和语义关联的重要依据;在应用上也是母语教育和第二语言教育必须寻求的途径。例如“人”是核心词,人民、人力、人心、大人、男人、女人应该是基本词,人物、人士、人质、他人、众人、证人、游人、主人公、植物人则是一般词。“人”的基本义就是这一大批词语的关联轴心。

二 词汇的生成系统

如果说词汇的核心词—基本词—一般词的构成系统是横向的、共时的、静态的构成系统,造词法的系统则是纵向的、历时的、动态的生成系统。

造词法的系统是孙常叙第一次和构词法并列提出来的。张志毅解释道:“构词法,属于解码范畴,是对生成后的词做语法分析……造词法,属于编码范畴,是研究生成,即创造新词的方法。”^③

孙先生把汉语词汇的造词法分为语音造词法、语义造词法和

4 词汇学理论与应用(六)

结构造词法,每一个词都有它的语音形式、语义内容,若是多个语素合成的多音词,语素之间也有一定的结构方式,因此,语词的生成方式用这三种造词方式来分类,是有概括力的。如果对语义的理解,包括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也可以从大处区分为“因音造词”和“因义造词”两大类。从汉语词汇的生成大势说,因音造词是早期的造词方式,自从兴起了语素合成造词之后,因义造词就成了造词法的主流。而且这个主流造词法还可以细分为语素合成、语缀类推和修辞转义三个小类。^④

因音造词更准确地说是“音义相生”,包括因音生义和因义生音。早期的叠音词(关关)、双声叠韵(窈窕)、同源词(同音近音派生同义、近义词:背/负,迎/逆,景/影,首/头)、同音假借滋生虚义词(孰/熟,莫/暮,燃/然),后来的衍音(扒拉)、切脚词(咯搭)、音缀词(糊里糊涂)、音译外来词(胡同、沙发)都属于因音生义;由于词义的延伸,产生异读以别义则是因义生音,包括声调别义:量(平、去),数(上、去),难(平、去),中(平、去);声韵别义(乐:卢各、五角,曾:作滕、作稜,朝:知遥、直遥,塞:先代、苏则)。周祖谟说:“以四声区分字义,远自汉始,至晋宋以后,经师为书作音,推波助澜,分辨更严,至陆德明经典释文,乃集其大成。”^⑤蒋绍愚则说:“由词的引申、转化、音变而产生新词,在上古是一种非常能产的构词方式,但到中古以后,就逐渐让位给合成这种方式了。”^⑥

因义造词中的语素合成酝酿于先秦,汉代形成系统并急速扩展,经过汉唐两代的发展,到了唐五代的变文,语素合成的双音词已占了复音词的83.58%。^⑦此后,直到现代,双音合成词一直是汉语词汇的主要造词方式。

语缀类推是实词虚化为表示语法意义的语缀类推出来的。在

上古时期,名词前缀(有)、动词前缀(言/爰)以及“者、然”之类,数量并不多。汉唐之后,尤其是近代以来,这类语缀(子、儿、头、着、了、过)以及形容词后附的生动形式就大量发展起来了。

修辞转化是用词(或语素)的比喻义来创造新词的。在上古汉语时期这类词出现得不多,例如“社稷”喻指国家,“陛下”称代皇帝。后来的成语不少也是用的比喻义,例如:唇亡齿寒、为渊驱鱼、揠苗助长。到了近现代的三字格惯用语,专用其比喻义的就更多了:穿小鞋、打秋风、炒冷饭、铁饭碗……

考察词汇的生成系统不但可以说明汉语史不同时期词汇衍生的不同特点,也可以了解使用汉语的人几千年来认知世界、表达思想的历史发展过程。从词汇教学说,不论是母语教学或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让学生知道多音词中的各种语素是如何组成不同的词义的,显然对于词汇的习得和掌握,乃至语法的学习,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历来的小学启蒙教育十分重视造词和析词的训练,也收到很好的效果,但是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析词教学法和造词训练似乎还没有得到落实,这是很值得注意的。

三 词音的组合系统

词的物质外壳是语音。在汉语中,词音是由音节构成的。音节是语言的自然单位,早期的汉语词汇大多是单音词。上古汉语只有少数的双音节词汇,包括因音派生的联绵词和两个有意义的语素复合而成的双音词。汉唐之后,语素合成的双音词大量扩展,并形成了双音节的音步。单音词不但是早先形成的、表示生活中最重要概念的基本词,而且是构成双音词的元素,于是汉语的词汇便构筑成以单音词为核心、以双音词为基础的基本系统。

6 词汇学理论与应用(六)

社会生活向前发展,人们的认知能力不断提高,语言表达不断要求扩大词汇量。于是,在单双音词的基础上,在语用中又产生了单音节和双音节相结合的三音词语以及四音节的成语。三音词语可以是1+1+1(二三子、未亡人),也可以是1+2(上大夫、大司马)或2+1(东道主、熙熙乎);四音节的构成有更多的形式,如战战兢兢、唇亡齿寒、狼子野心、从善如流、华而不实等等。(以上例词均取自《左传》)

久而久之,二音、三音、四音构成的词语,语素之间意义结合不断紧密化,尤其是唐宋之后的双音词的词义已经久经提炼,有些双音词词义和两个语素意义的相加不同,于是音节之间也产生了强弱变化,例如:“东西”不是东与西,“东家”不是东边的家,于是西、家读为轻声。到了明清之后,不论是共同语或方言,便逐渐形成了轻声、儿化和其他连读音变(包括变声、变韵和变调)。应该说,连读音变是近代汉语发展为现代汉语的重要标志之一。但是现代通语、官话方言和东南方言之间在连读音变上有很大的差异,有的走得很快,有的还在形成过程中,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也刚刚开始,还没有全面地理出头绪,在母语教学和二语教学上更没有开展研究,从实际情况看,南方人学习普通话和外国人学习汉语口语,许多问题都出现在这方面。

由此看来,汉语词汇的语音形式是适应着词汇的发展,由单音到多音,多音词语之中又由音节的简单相连走向连音变化。词音的这些变化不但适应着词义多样化、精密化的需要,也增加了词语的音乐性。换言之,汉语词汇的语音形式的演变所达到的效果是,逐臻表义的严密和节奏的优美。词音组合系统从理论和应用方面的研究都有待加强。

四 词义的延展系统

词义系统是词汇系统中最复杂的系统之一,因为它是人类认知客观世界的知识系统,各民族对客观世界的认知又有种种不同的方式。

从共时的静态系统说,词汇语义有义值系统,包括基义(概念义、感情义)和陪义(色彩义、联想义、附加义、修辞义等);有义域系统,包括由语用、语法所决定的义域的大小、多少,语体的适应和语义的组合等差异。刘叔新所构建的汉语语义系统包含了11个子系统,^⑧后来,张志毅归纳为对立系统(同义、反义、同层、异层)、依存系统(关系依存、层级依存、次第依存、邻义依存)、互补系统和组合系统。^⑨

词汇语义又是一个不断扩展延伸的动态系统,其主要表现是义位的增加以及义域的扩大。早期关于汉语词义的研究多止于扩大、缩小和转移的“三分说”。张志毅、张庆云(2001)用对立统一的观点提出了“七对说”:扩大和缩小,转义和转类,虚化和实化,深化和浅化,同化和反化,褒化和贬化,强化和弱化。关于词义演变的途径,则提出了三个语言参数:语义的延伸,语法的作用(词类的区分和转化,聚合和组合功能的发展),语用的推动及各种修辞手段对词义演变的制约。这就把汉语词汇的语义研究推上了一个崭新的高度。^⑩

数十年来,关于汉语词义的研究,也逐渐深入了。从本义到引申义、比喻义、同义扩展、反义对立、上下位词的衍生、义类的聚合、语法意义的组合、实词的虚化、词义褒贬的附加所进行的系统性的研究,已经有很多重要的研究成果。关于推动词汇语义发展的因

8 词汇学理论与应用(六)

素的探讨,近些年来研究也有重要的突破。在客观的社会生活变迁之外,人们注意到人的主观认知的重要因素。例如,从时空说,总是由空间推向时间(中间-中午);从距离说,由近及远(前面-前方-前天-前世);从存在说,总是由人推及物(人情-感情-情人-世情-商情-国情-灾情),由物质推向精神(手力-大力-眼力-心力)。此外,也关注到语言自身的规律的作用,例如词性的推移(死人-死灰-死硬-死活-死守-死寂),义位的类推(日出-日落,来日-去日,单日-双日,日前-日后,日场-夜场,日光-月光),等等。

汉语的历史悠久,典籍浩繁,词汇丰富,词义的研究有深广的资源。传统的训诂学研究积累了大量宝贵的资料。从汉语的实际出发,古今贯通、南北兼顾,经过广泛深入的比较研究,汉语的词汇语义学一定能建立自己的理论,为普通语义学作出贡献。

五 词语的层级系统

汉语里最小的有意义的单位是语素。大多数语素是单音节的,其中不少就是能独用的单音词。由一个或几个语素构成词,一个或几个词构成语,一个或几个语组成句,这就是汉语的词—语—句的层级系统,也可称为字—词—句的层级系统。

语素是最小的音义结合体。大多数语素都是单音节的,大多数汉字都是语素。只有联绵词和译音词或者复音词里的音缀,单字只表音不表意,要几个字连用才能成为语素(蝴蝶、胡同、糊里糊涂)。有的语素可以单用成词(你、我、看、拿、一、二),有的是早先单用成词,后来不能独用成词了(奉、郊、畜、民、制、沐、鄙);有的是—般不单用,在特定的场合可单用(京津地区、本报讯、见习记者摄);有的是书面语单用,口语不单用(叶子、舌头、眉头、金子);也

有原来不是语素,后来用作语素了(驼铃、蝶泳、的哥、面的)。

词是最小的能独立运用的语言单位。有的词由可单用的语素组成(牛肉、火车、生长),也可用不独立的语素组成(畜牲、制品、民众)。汉语使用形音义一体的汉字,一个汉字是一个语素,单音词很容易识别,由几个语素组成的多音词常常就和短语划不清,例如,“洗澡、受罪、看见、学好”等等,语素之间可以离合;有时要依靠语用环境来判别。例如,吃饭(只吃饭不吃菜/吃饭时间到了)、看好(仔细看好/楼市看好)。

“语”是词组成的,包括大量的不固定的组合,在句中用作某一成分的短语(或称词组),例如:管理体制、桌子上、这几本、打扫干净、家庭访问;表示完整而单一意义的固定词组(纪律检查委员会、“三个代表”、北京朝阳门内南小街、甲状腺功能亢进症);语素相加后用的是引申义,不能从字面意义理解的惯用语(吹牛皮、开后门、背包族、喝西北风);书面语和口语里都有、大体可以从字面意义理解的四字格(或称成语):画蛇添足、平易近人、待价而沽、犬马之劳、七手八脚、不三不四。在言语中,“语”经常当作“词”用。

“句”是由词或者短语组成的言语实际使用的单位。两个小句可以组成一个复句。民间流传的谚语,古人说过的名言都是成句的,口语中也有成句的惯用语。这些“惯用句”在言语表达中实际上也常常当作一个词来用,甚至可以称之为“句词”。例如:有志不在年高/三人行必有我师/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说曹操,曹操到/不吃白不吃,吃了也白吃。

在字、词、语、句的四个层级之间,越往下,交叉纠缠越多。字词之间、词语之间就有不少难划的界限。把语素和词的意义搞透了,结构理清了,能划则划就是了,汉语的词语之间本来就是有弹

性的。至于语、句之间,可能同语用有更大的关系。

常用的单音词和单音语素在组词、构语、成句中一直发挥着核心的作用,而它们的诸多义项和种种组合功能也在组词造句中充分地展示出来,这就是词语的不同层级之间的系统关联之所在。汉语没有形态变化,识别词、语、句,掌握其语义和功能正是靠的语素分析得到的。因此,研究词、语、句之间的层级关系,分析常用单音语素在词、语、句中的作用,不但是核心词、基本词研究的内容和途径,对于母语词汇教学和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词汇教学也有重要意义。

六 言文分歧的交叉系统

这里说的言文分歧就是汉语词汇中口语词和书面语词的差异。各种语言写成文本总是力求规范、精炼,而口语则需根据语用的需要而灵活变异,随时修改。书面语、口语的差异是各种语言都普遍存在的,然而,由于汉语使用汉字作为书面符号,汉字精于表义而弱于表音,字形则长期不变,因而便于贯穿古今,沟通南北,历代书面语(文言文)浩如烟海,美不胜收,世代相传,加上旧时书写汉字困难,下笔行文力求省简,这就使书面语偏离口语而发展,造成书面语词汇和口语词汇的更大差异。

一般都认为,言文的分歧只是语体的差异,其实,书面语词汇和口语词汇也是各成系统的。从造词法说,口语词多因音造词,如联绵词、切脚词、叠音词、拟声词、带音缀词、合音词(疙瘩、郎当、唠叨、奶奶、稀巴烂、俩、甬),书面语则常常是运用字义的相加造出来的复合词(浅薄、浅近、浅陋、浅显、眼浅、粗浅、短浅、浮浅),从构词语素说,口语词多为常用字和常用语素,书面语则有更多的文言

词,生僻字。例如:大兄弟、老弟/贤契、贤弟,大师傅/厨师,大老远/遥远,小孩、小鬼/儿童、童稚,家小、家人/家眷、眷属,爹、爸爸/父亲、家父、家大人,压根儿/根本。

把“言文分歧”认定为交叉的系统,是因为:一方面,最常用的语素往往是书面语和口头语共用的,例如“大小、上下、来去、高低、好坏、你我他、一二三”等等,不论是书面语或口头语都离不开它;另一方面,书面语词和口语词也会相互转换,不少是书面语多用,口语少用(高大、高级、高朋、高寿、高升),或是口头语多用,书面语少用(高兴、高手、高价、高着、高烧)。看来,言文有别的词汇不能简单地分为两类,而应该分为五类:口语专用、口语多用、书口通用、书面语多用和书面语专用。而且,由于书面语和口语在竞争中会不断发生相互转化,因而五个小类在不同时期是会有变动的。

研究言文分歧的交叉系统,在理论上和应用方面都有重要的意义。从理论上说,可以看到言文之间的语体差异,这对于言语表达中选词造句如何切合语境、语用的要求是十分重要的;考察书面语和口头语发展的不同路向和具体过程一定是十分引人入胜的,也一定会有许多新的发现;分析书口之间如何相互转化,对于词汇史的研究也是重要的视角。在应用方面,不论是母语教育或二语教育,少年儿童(尤其是南方方言区的学生)和学习汉语的外国人,由于缺乏语感,加上阅读不多,往往分不清口语词和书面语词的差异,在听说读写的实践中经常会出现混用、误用,因而妨碍理解和表达的效果,如“您身体很优异”“他讲课很浅(显)”,这类不准确的说法是很常见的。

分清言文差异本来并不容易,更重要的是这项研究至今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些年来,各种词典的编写和出版可谓壮观,

然而,口语词典却寥寥无几、屈指可数,足以说明这一点。

七 词汇的空间分布系统

汉语自古以来就以方言繁多而著称,另一方面,通语形成得早,书面语发达而规范也常为人所称道。不论是古汉语或现代汉语,其词汇系统都应该包括通语和方言。

通语有书面文本的记录和加工,从《尔雅》开始,历代汉语的辞书连绵不绝、高峰林立,关于通语词汇的研究也代有人出。不过,由于受到读经崇道的思想影响,往往厚古薄今,训诂学则侧重于生僻词语的考释。直到近五六十年间,关于现代汉语词汇才有了系统化的研究,古今汉语词汇的比较研究也有了成功的进展。

方言总是以口语形式存在的。历来的汉语方言品种多样,词汇丰富,但是在尊雅避俗的文化传统之中,方言俚语一直难以登上大雅之堂,民间的零星记录也大多数散失湮没了。现代方言的研究是在西方现代语言学影响下产生的,近百年来,尤其是三十多年来发掘出了不少方言词汇,已经编辑出版的方言词典不下百种,不但有点上的描写,也有区域的比较和综合的收录。但是对丰富多彩的方言词汇的比较研究,包括方言与现代通语、古代通语的比较研究和方言间的词汇比较都才刚刚起步,缺乏深入的分析。

通语词汇和方言词汇是汉语的词汇整体的不同空间分布。方言是语言的地域变体,方言词汇有古语的传承,现代通语的吸纳,也有各自的变异和创新。历代通语词汇有前代汉语的留存,也有从古今方言中接收的,不论是通语或者方言,各自的词汇都是成系统的。要了解共时的词汇系统,要了解词汇的历时演变,都必须关注方言的词汇,尤其是通语从方言中吸收的词汇。